

高棉聯合政府成立的經緯及其前途

羅石圃

棉人抗越三邊聯合政府，經過無數波折，打開重重難關，並在「東協」的折衷催生下，竟能於今（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宣告成立，一國三公，能否達成其復國及中立不結盟任務？從其籌組過程中的經緯萬端，便不難窺見此一聯合政府的來日大難，縱使侵棉越軍被迫全部撤退，棉人的三派四方恐亦難於和平共存。

（一）組織棉人抗越聯合陣線的肇端

一九八〇年九月，正當「聯大」再度通過「民主高棉」流亡政府代表席位繼續保留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即代表「東協」表明：由於棉共在統治高棉期間，殘暴嗜殺，在國際間惡名昭彰，「亞西安」爲了抵制金邊傀儡政權，雖不能不爲棉共爭取保留聯合國的席位，但已費盡了唇舌與週折。如果此一流亡政府不能迅速改組——容納非共棉人抗越勢力領袖掌握政柄，藉以改變國際聲名，則在下屆「聯大」，「東協」亦將無能爲力，其代表權由金邊取代，只是時間問題。李氏更進一步指出：非共棉人抗越勢力領袖，無論宋山、施亞努、英丹掌管「民主高棉」政權都非常適宜①。

接着中共即邀請泰國首相普瑞姆及李氏次第訪問北平，討論的主題，都是如何組成棉人抗越各派聯合政府。不過除此而外，這兩位「東協」領袖，更異口同聲地指出：中共如果具有在東南亞地區與「亞西安」聯手反霸的誠意，就必須徹底割斷其對五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很顯然，李光耀在九月間的一席談話，乃爲「東協」與中共聯手反擊俄越侵略而又反制中、棉共捲土重來的外交戰略，使中、棉共不敢不接納其他棉人抗越勢力，而爲聯合政府肇其端。

緊接着普、李二氏訪平後，中共總理趙紫陽即有曼谷之行。一般都確認其此行的主要任務，在答覆「東協」所倡議的組成棉

註① 李光耀答「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訪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載，三版。

人抗越各派聯合政府有關問題。他與普瑞姆首相及西迪外長等所舉行的雖都是閉門會談，但在他離泰的當天，親政府的英文「曼谷郵報」即在首版以頭條新聞，報導中共已同意籌組棉人抗越政府，並以宋山爲國務總理兼長外交；在閣員之中，也以宋氏領導的「高棉民族解陣」人數居多，至於棉共三巨頭——包括波特、喬森潘、英薩利等，不僅在聯合政府中沒有他們的席位，且將自我流放到國外^②，此一消息傳出後，「東協」以至自由國家，都已大快人心。

(二) 施亞努企圖分得一杯羹

不料在趙紫陽離泰後，先前已經宣誓此生不再涉足政壇、斷不與超級「法西斯」棉共合作、且斷然捨棄北平而轉赴平壤歸隱的施亞努，在聞到宋山即將出主棉人抗越聯合政府的消息後，立即發表願再爲馮婦的聲明；並將此項聲明經由棉共駐平壤使館及「法新社」記者，雙線轉達到中、棉共雙方，要求與喬森潘面談，俾便商討組成聯合政府的細節。喬森潘得訊後，迅即由北平轉赴平壤與施會談。施喬的平壤之會，雖標明爲棉人抗越各派領袖會議，由施亞努爲召集人，連遠在巴黎的英丹等人都已應邀參加，惟獨非共棉人抗越勢力最強大的「解陣」領袖宋山，則未接到邀請函。

情勢很顯明，施亞努之所以不惜出爾反爾，自毀不再涉足政壇的誓言，實是由於他不甘寂寞，妬嫉曾在手下擔任過中央銀行總裁及首相的宋山，突然風雲際會，一躍而得以出掌聯合政府的大權，並獲得了「東協」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支持。施亞努認爲宋山雖不能不與棉共合作，但斷不會成爲傀儡，以致這位善變的高棉親王，見獵心喜，想在聯合政府之中，縱使不能掌握政柄，最少也須分得一杯羹。在中棉共，其所以對聯合政府的籌組談商捨宋而就施，是想藉此減輕「東協」所給予的壓力，至少能够借助於施的熱中復出，俾便與宋山樹盤，不再堅持棉共三巨頭必須自我流亡，且藉此使談商的時間拖延，也對中、棉共有利^③。

當越南出兵侵棉，「東協」位於前哨的泰國已面臨重兵壓境的情勢。此一區域組織所採取的對策，爲讓中共在泰國假道支援棉共流亡政權。在河內遭到北平的重兵犯境時，棉共的潰敗之衆，更得以集結於棉西鄰接泰邊的山區，重建抗越基地再整師干。一般多擔心「東協」此種作法，雖使泰國邊防軍能够在界外建立防阻越軍繼續南侵的籬籬，惟已墜入了北平的反霸陷阱，基於越軍一旦被迫撤離高棉，北平在棉共政權重返金邊後，其支援「東協」國家共黨叛亂的口岸又得以重開，這對此一區域組織協助中共援棉而言：豈非引虎拒狼，爲害尤烈。

殊不知「亞西安」所採取的外交戰略，在第一階段，雖爲聯合中共以反擊俄越侵棉；但當北平假道支補棉共整軍的同時，即

註② 英文「曼谷郵報」、一九八一、二、一，第一版。

註③ 「當前中共對高棉策略之評估」、本刊、第廿卷、第七期、拙著。

多方扶助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及其武裝部隊。這是基於在當時龍諾政府部隊之中，有兩支勁旅，都與泰國具有深厚淵源。其中一支爲六十年代初期，高棉元老政治家山玉成，爲了反對施亞努讓北越假道南侵，而在棉西山區組成的「自由高棉」政府所屬「反共反施」武裝。這支部隊得到了美式裝備武器，再由泰國訓練而成。至龍諾反共政府成立，山玉成即率部返回金邊，成爲國防部隊中的勁旅。其次，在龍諾接掌政權之初，苦於兵員不足而向美泰求援，遂由泰國召集棉裔泰人編練援棉志願軍，在得到美援裝備成軍後，亦開赴高棉參戰。這兩支高棉部隊在金邊變色後都不願投共，仍然返回棉西山區建立基地，獲得了泰邊軍民的同情。

至棉共遭到越軍的追逐亦退出棉西後，泰國爲了建立界外抵禦越軍的藩屏，雖不得不讓中共假道援助棉共重整抗越師干；但爲了預防中棉共的狼子野心，對反共棉人勢力亦予以可能支援，尤其對有清廉篤實先生之稱的宋山旗下武裝，更加重視。因此「東協」所擬訂的聯中共以反擊俄越侵棉的外交戰略，到了第二階段，即爲迫使中棉共不得不與非共棉人抗越勢力組成聯合政府，實即藉此以反制棉共與北平^④。

(三) 非共棉人勢力的來源

非共棉人抗越勢力，除宋山所領導的一股而外，另有由彭阿查所率領的一支武裝，其實力雖微不足道，但由於彭氏原係在龍諾政府擔任過總理的英丹的副手，在英丹赴法後，又取得了施亞努的首肯而成爲領導人，中共亦給予有限的補給，從而號召到了不少棉人投效，已由爲數不足千人而增至三千人馬。施亞努於高棉獨立後，曾與泰國有過邊界之爭，並一度斷交而幾至用武，再加上他的反覆無常，爲了向龍諾奪回政權，竟不惜投靠北平而甘爲棉共赤化其祖國的傀儡，惟在金邊陷共後，他又遭到了棉共的幽囚，所以「東協」各國都不願支持他領導棉人抗越聯合政府。

當趙紫陽訪泰時即傳出了宋山出主聯合政府的消息後，施亞努搶先邀到喬森潘等商討聯合政府問題，顯然已使「東協」反制中棉共的外交戰略橫生障礙，等於是北平和棉共得以施某作爲對「亞西安」的擋箭牌，至上年三月，印尼總統蘇哈托突然到泰國作爲期兩日的非官方訪問，在他啓程前，耶加達發言人即已指出：蘇氏此行的任務，爲與泰國領袖商討和平解決高棉問題的方案^⑤；在他抵泰後，曼谷新聞界又透露：印泰首腦所商討的，將集中於高棉反越統一陣線如何組成的有關問題——特別是印尼對中共具有強烈的戒心，認爲面對北平有關此一陣線組織的意向，「東協」斷不能忽視。而泰國首相普瑞姆於蘇氏賦歸後，亦向記者證實，他與蘇哈托總統所討論的，乃以高棉抗越陣線如何組成爲主題，印泰雙方都認爲此一陣線有即早促成的必要^⑥。

註④ 「東協對越兩外交戰的經緯與展望」、本刊、第廿卷、第三期、拙著。

註⑤ 入法新社V耶加達電、一九八一、三、廿五。

註⑥ 入時事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三、廿五。

蘇氏訪泰賦歸後行裝甫卸，立即派遣特使沙尼前往平壤與施亞努會談。據印尼外交部發言人聲稱：沙尼此行，旨在與施亞努商談有關棉人抗越陣線組成事宜，他不僅具有印尼特使身份，且得到了「東協」其他伙伴國的一致授權^⑦。由此不難窺見蘇哈托訪泰，旨在說服泰方斷不能不讓施亞努在聯合政府中分得一杯羹，否則他便會成爲中棉共對「亞西安」外交戰的擋箭牌，而使得聯合政府無法組成。如果宋山掌握不到「民主高棉」流亡政權的政柄，自由國家亦愛莫能助。當曼谷及其他「東協」國家領袖都同意印尼的主張後，宋山嗣乃赴法訪施，使雙方成見得以化除後，乃有上年九月高棉抗越三邊高峯會議在新加坡的召開，從而促使施亞努不再懷恨「東協」蓄意將他排出聯合陣線之外^⑧。

(四) 三派之間的讎怨深重

「亞西安」爲了促成棉人抗越聯合陣線的產生，確實費盡了苦心與週折。原因是此三派之間，讎怨重重，所形成的水火之勢，往往使調人感到難以消除。尤其是非共兩派對棉共的不能信任，乃出於血的教訓，可謂無怪其然。就擁施派與棉共之間的情況而言：當一九七〇年龍諾反共政府成立後，施亞努却在北平成立流亡政權，棉共既在施的旗下進行叛亂，且與皇室子弟組成的施某嫡系部隊「吉蔑解放軍」(Khmer Pumdoh)在國內並肩作戰。至五年後，棉共取得了金邊政權，這股擁施的部隊不僅並未分享到任何勝利的成果，且都遭到了棉共屠刀，連家屬亦多被殺害。施亞努本人在勝利還都後，亦遭囚禁，其眷屬十餘口也遭到了殺戮。試想這擁施派之中從屠刀下逃得餘生者，雖面對越軍的進侵，又何敢再輕於與棉共並肩抗越？

至於在宋山旗下的官兵，不但在剿共期間，曾與棉共有過血海深仇，且對擁施的皇家軍倒戈投共，不惜助桀爲虐，亦痛恨萬端。尤其在棉共主政後屠戮無辜，幾使各人都有眷屬親友慘遭殘殺。爲了驅逐侵棉越軍，宋山一派固然不能不團結所有抗越棉人的力量，惟以深悉棉共的狼子野心，且有「吉蔑解放軍」的前車之鑑，自不能不慎重將事。所以宋山強調與棉共組織聯合政府，在他不能「手持鐵棒」時，便不敢進入虎籠^⑨。很顯然，無論宋派或施派，都對與棉共組成聯合陣線，強調必須取得軍援以便充實武裝實力。此並非表示將與侵棉越軍廿萬之衆一決勝負於戰場，而在爲了與擁有武裝部隊四萬人的棉共聯合，須有旗鼓相當的武力，方可防阻此一並肩作戰的伙伴併吞。

誠然，「東協」也顧慮到了棉共在聯合陣線中企圖吞噬非共棉人勢力的問題。尤其在侵棉越軍一旦被迫撤離，棉共更可以大

註⑦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三、廿九、第二版。

註⑧ 「高棉抗越三邊會議的經緯與評價」、本刊、第廿一卷、第一期、拙著。

註⑨ 同註⑧。

吃小而獨佔高棉，讓中共勢力重來，受其禍害者，又何止於非共棉人各派。不過此一區域組織對恢復高棉領土主權的戰略，向主憑藉政治上的壓力，並非決定於戰場，所以對非共棉人抗越勢力爭取軍援，以便與棉共兵力抗衡，未能同意；且在上年七月「國際高棉問題會議」於紐約召開之前，「東協」十五屆年會即已擬定了防止棉共以大吃小的方案。

此一方案中，預定在侵棉越軍遵照「聯大」決議全部撤離後，即由「聯合國」派遣和平軍入棉接防，將所有高棉部隊——包括金邊所屬及各派棉人抗越部隊，一律解除武裝，然後經由國際監督舉行民選，產生高棉政府，行使政權及從事建軍。在「國際高棉問題會議」中，絕大多數的出席代表都贊成此一防止殘暴棉共政權復活的方案，唯獨中共代表韓念龍不予支持，並表明了北平的主張，認為金邊光復後所應解除武裝的棉人部隊，只能限於亨桑林政權旗下的官兵，如果由聯合國部隊入棉接防，則為干涉高棉內政，此一異議，已使中共扶植棉共重回金邊，以便它的勢力在越軍撤離後向高棉捲土重來的野心昭然若揭。繼後經過協調，會議宣言對此雖只含糊其詞^⑩，但已使非共棉人抗越各派更加要求軍援以便擴軍，「東協」及其他自由國家對此也不得不予重視。

(五) 宋山為何作出大幅度的讓步

很顯然，中棉共同意組成棉人抗越聯合陣線，只是爲了遷就「東協」的堅決要求，並將計就計，企圖以其「既聯合又鬭爭」的一貫策略，挑撥分化並肩抗越的非共各派陣營，然後再憑藉武力予以吞併。不過宋施兩派雖因此而不得不極力爭取軍援，惟因「東協」及其他自由國家在兩派尚未加入「民主高棉」政府之前，都不便予以軍事援助，所以只有努力促使聯合政府早日誕生。至上年九月三日，棉人抗越三派高峯會議終於在新加坡召開，並決定了聯合政府籌組的大原則。惟在繼後假曼谷舉行的次級代表會商，又因政府席位分配問題的爭執而宣告觸礁。

其後，新加坡第二副總理惹勒拉南偕同外長兼「東協」常委會主席丹那巴南訪問曼谷，爲打開三派談判的僵局，建議不妨組成鬆弛的聯合政府，只協調對越作戰的分進合擊，以及有關抗越的外交等問題，而讓三派繼續保持原有的組織及實力，無礙於各方面的行動自由。宋施兩派對此項建議雖已表示願意接納，惟獨棉共方面，要求給予它兩個月的考慮時間，以致談判又告擱置^⑪。此顯然是棉共陣營之內既須經由各巨頭另作計議，且須與北平爲針對此項建議而另行擬訂新的統戰花招。繼後中共對施亞努特別籠絡，不惜給予他旗下部隊的軍援，並讓喬森潘和他在北平先行談妥兩派協議。此即爲中棉共新統戰陰謀之大端。

註⑩ 「意見分歧的聯合國柬埔寨會議」、本刊、第廿卷、第十二期、葉伯棠著。

註⑪ 「通向成立東聯合政府的道路」、《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六、廿三，三版。

在棉人抗越三派之間，棉共之早已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固屬盡人皆知，而宋山派之爲「東協」及自由國家樂於協助，亦爲不爭的事實。此兩派加入聯合政府後，軍援定可源源而來；唯有施派部隊難以獲得軍援，所以北平能够以軍援爲餌而取得施亞努的歸向。今年二月，中共爲了迎合「亞西安」的意願，特在北平安排棉人抗越三派第二次高峯會議，當時遠在巴黎的宋山雖也得到了邀請，惟中共駐法使館遲遲不予入境簽證，使他無法如期到達北平與會，而使施喬兩人得以撇開他作成了籌組聯合政府的原則決議，亦即籌組聯合政府的所謂四原則：(1)三方面聯合；(2)平等和誰都不佔優勢；(3)決策須獲意見一致；(4)根據「民主高棉」的合法地位和組織^⑭。由於此等原則，已屬既成事實，以致宋山不得不在今年六月九日的會談中予以接受，而作出大幅度的讓步。

(六) 抗越的成敗並非決定於戰場

今(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二日，高棉抗越三邊聯合政府在吉隆坡宣告籌組完成，以施亞努爲主席(或稱總統)、喬森潘爲副主席兼掌外交、宋山擔任國務總理，另有第二副主席懸缺以留給金邊政權的亨桑林。除由施、喬、宋三人爲內閣核心而外，並設立四個協調委員會：(1)財經；(2)國防；(3)文教；(4)衛生與社會事務。每一委員會均由三派各以一名部長級的委員主持，議案須全體一致通過。實際上，此一聯合政府的主要任務，只着重於外交，但規定各派均有接受友邦單獨援助的自由^⑮。

經過這一突破，棉人抗越三邊聯合政府亦劍及履及地在棉西山區組成，施亞努既已重回國土，和宋山與喬森潘等都已宣誓就職。核心內閣所屬的四個委員會，也都由三派所派委員及次級人員聯合組成。我們要評估此一聯合政府的前途，須從兩個方向着眼：一爲它對越南所給予的壓力如何？是否像河內所抨擊的——「民主高棉」流亡政權早已成爲僵屍，雖取得了非共棉人的兩派加入，亦無法借屍還魂；其次是棉人抗越三派之間，由於讎怨深重，雖經「東協」與中共促使它們不得不聯合抗越，然其水火之勢斷難消除，在同床異夢的情況下，能否不致造成中途此離，甚至相互火併？

在探討河內所受的壓力方面，首先是緊接着棉人抗越三派在吉隆坡會議之後，河內與金邊及永珍三方面外長即在西貢舉行會議，並發表聯合公報，表明越南將在高棉撤出大部份軍隊，要求在棉泰邊境成立中立和平區，以便於和平解決高棉爭執問題，同時宣稱越南外長阮基石即將爲此訪問「東協」國家^⑯。從這些反應，便可窺知河內面對棉人抗越三派聯合政府的誕生，並不取視之等閒，正急於謀求減輕壓力的對策。

註⑫ 八法新社V曼谷電，一九八二、六、九。

註⑬ 「民東聯合政府成立宣言」、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二、六、廿三、二版。

註⑭ 「越南宣佈自高棉撤軍的背景」、臺北《聯合報》「觀察站」、一九八二、七、九、四版、馬安一撰。

誠然，就軍事而言，棉人抗越三派的總兵力，為數不到五萬人馬，縱使能够推誠合作，得在統一指揮之下分進合擊，亦無法與侵棉越軍擁有重裝備武器的十八萬人抗衡，何況尚有金邊部隊可以助陣。不過越軍所苦的，在於棉人抗越部隊所盤踞的山區，因與泰境犬牙交錯，加以地勢特殊，非繞入泰境，便無法將敵軍掃穴犁庭。惟若越過雷池，勢必面對泰軍的反擊，而在綿長的補給線上——由南越經棉東而到達泰邊，又都有游擊隊出沒，必將乘機出動，使越軍腹背受敵。更何況中共陳列於越邊的四十萬重兵，亦早在等待此一時機，向越北捲土重來。所以棉人抗越聯合政府，雖在戰場上無力驅逐越軍，惟侵棉越軍亦仍然無法將它們掃蕩，便只有形成戰局的繼續僵持。

(七) 在外交戰線上對河內的壓力

不過在越軍長期陷入棉戰泥沼的情勢下，正如新外長丹那巴南所稱的，這在「東協」乃為敵消我長。自棉戰發生以來，越南在經濟與外交上所處的困境，其嚴重性與年俱增。面對「亞西安」五國以至緬甸的日益進步繁榮，河內不能不感到黷武好戰的錯誤。在「聯大」幾度通過「民主高棉」流亡政府保留代表權，並限定越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的議案後，河內雖不予置理，惟國際間所給予的經濟制裁，使其所受的壓力，則十分沉重。諸如越南「第二個五年計劃」——從一九七六至八一年止——其所以年年不能達成生產指標，便是由於中共及自由國家所承諾的經援貸款，都因它侵棉而中止，以致投資不足所使然。

近年來，河內在外交上所致力的，為企圖扭轉聯合國對高棉代表權的決議。它強調棉共在執政期間的殘暴嗜殺，指出國際壇玷斷不能繼續承認由棉共獨佔的「民主高棉」流亡政府代表高棉，縱使不能由金邊取代，亦須援「不結盟集團」決議之例，將高棉代表席位虛懸。阮基石和金邊外長洪森的奔走，都是異口同聲地作此呼籲，因為一旦金邊取得了聯合國的席位，越軍駐棉便可振振有詞，各國對越的經援亦可解凍。誠然，棉共在國際間的聲譽惡劣，乃為不爭的事實，但在施宋兩派加入了聯合政府之後，便可使「民主高棉」政府的國際形象大大改觀。

施亞努在就任聯合政府主席後，立即啓程分訪世界各國，包括日美西歐及「不結盟」國家。以這位王子平生的交遊廣濶，當流亡期間尚可獲得國際友人之助，在擁有主席的地位後重晤舊交，當更可爭取到他們的支持抗越，何況「東協」會員國兩位外長——馬外長加里沙的及泰外長西迪，都將不惜僕僕風塵分訪歐洲，要求各國對棉人抗越聯合政府畀予支援^⑤。這是外交上的進軍將使阮基石今年三月訪問歐洲「共市」，要求恢復對越每年二億美元的經援，因此更加無望。至於「民主高棉」在聯合國的代
表席位，亦將因棉人抗越聯合政府的成立而益加穩固，不僅金邊無法取代，也不會形成虛懸。

註⑤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二、六、廿五，二版。

(八) 聯合政府對棉人的號召力量

越南所受到的棉人聯合政府壓力，除在外交戰線上的備感沉重而外，對它所控制的高棉地區，包括金邊亨桑林政權及地方政府和廣大棉人，都會發生難以估計的影響力量。一般多不了解，以棉人國家民族意識的強烈，及在傳統上都以越南為世讎，何以甘願接受越南在鎗口下的統治？殊不知此乃由於棉共統治期間殘暴嗜殺，造成棉人生活於恐怖之中，以致越南假平民伐罪姿態揮軍入棉，從而贏得了棉人的不得不對它歸向，而設在河內的越共「支援高棉最高委員會」，在黎德壽的主持下，又策定了在高棉佔領區建立「戰略村」以遂其控制廣大農民的企圖。

所謂「戰略村」，即將農民居所集中，四面深溝高壘，由農民自衛隊與越軍及金邊部隊聯合設防，除規定下田耕作時間到處都有防衛哨所而外，每到黃昏即一律進入村中，藉以防阻抗越游擊隊與農民串聯，在高棉農民心目中，因為憎恨棉共嗜殺，唯恐其捲土重來，遂不得不託庇於越軍而無暇計較國仇^①。至施亞努與宋山兩派都加入了聯合政府，尤其施、宋都掌握了重權，當他們所作的驅逐越軍以恢復高棉領土主權的號召，傳入越軍佔領區的棉人耳中後，農民們面對越軍鎗尖下的統治，自難免記起了國讎而同仇敵愾。「戰略村」即無法牢籠民心。

在金邊，亨桑林本人原為棉共的棉東地區司令兼黨的分區書記。當一九七八年越軍首次侵棉，使他陷入包圍中而得不到援補，只有俯首投降。繼後他被河內重用而成為金邊傀儡的領班，實屬情非得已。棉人抗越聯合政府既將他列為第二副主席，並懸缺以待，便不能不令他動心。此外金邊的權要，大都是施亞努及龍諾執政時代的舊人，如農長孔松奧，曾任龍諾政府的農業計劃委員；教育部長兼金邊市長的梅父，原係金邊大學教授；內長謝辛，為金邊變色後即在地下領導反波特政權的主腦。他們多半是為逃避棉共政權的緝捕，企圖經南越投奔自由而被河內所截留，雖一變而成為今日金邊新貴^②，但面對越南顧問的頤指氣使，以及大批越南移民佔高棉糧產區的肥沃田疇，又怎能對其舊主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號召而不動心。

更重要的，是蘇俄早已在直接扶植金邊，無論軍經援助，都是由莫斯科逕運入棉，由河內哺育而成的金邊政權部長會議主席及黨的總書記賓索萬雖因企圖藉俄拒越而被河內撤職，惟並不能因此改變克宮直接領導金邊的企圖。蘇俄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參謀長奧加科夫於今年二月訪問印支的行程中，在高棉為期長達六日^③，在越南則只有兩天。此即顯示克宮在軍事上對越棉的份量

註① 「東歐記者筆下的高棉現況」、《中國評論》月刊、第五六五期、吳焜著。

註② 「金邊政權各派分歧」、英國《衛報》、刊載駐金邊記者羅斯甫撰稿、一九八一、三、二。

註③ 同註②。

重輕。在高空軍基地方面，高棉的磅遜港與雲壤港及金邊機場，都早已由蘇俄動工拓建，值此棉人抗越聯合政府成立之際，克宮正好藉此要求河內在高棉逐步撤軍，交由蘇俄一手編練裝備的金邊部隊接防，以免越南組成「印支聯邦」而形成尾大不掉。這又是棉人聯合政府給予河內的另一間接壓力，其沉重則較直接壓力尤有過之。

(九) 結 論

至於由冰炭之勢而勉強湊成的三邊聯合政府，會不會中途仳離？有理由可以推知在越軍尚未全部撤離高棉以前，雖異夢而仍可同床。正由於此一聯合政府的組織鬆弛，各派都有保持各自的組織與單獨接受外援的自由，故在驅逐越軍爭取高棉獨立的共同目標之下，分不如合，自無須分道揚鑣。不過一旦到了越軍撤出可以還都金邊時，鬩牆之鬪便在所難免。

「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這是蘇俄標榜的所謂和平路線。雖然堅持武鬪奪權路線的中共對此抨擊得體無完膚，但由當年對它支援的寮共在永珍組成聯合政權，仍然支持其兩條路線並行，便不難窺知它今天亦仍可指使棉共採取此一由蘇俄標榜的路線，預料臨到亨桑林集團亦參加聯合政府時，三足鼎立將變成四方，屆時棉人各派的內訌奪權，加上各有幕後的支持，其情況將不堪設想。至於非共棉人勢力能否爭得政柄？胥視「東協」及自由國家維護高棉獨立自由的策略，是否可以貫徹始終。

「共黨民主集中制之批評」

劉勝驥著

本書研究共產國家選舉、領導、組織紀律、會議報告、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了解中共式民主制度的最佳著作。

25開本 全一冊 計三六六頁

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

郵撥一四六四三一號劉勝驥帳戶